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五

起玄默敦牂七月盡閏逢
涒灘四月凡一年有十月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崇寧元年秋七月甲申朔建長生宮以祠熒惑 丙戌
詔省臺寺監及監司郡守並以三年成任 戊子以蔡

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
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
欲上迷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制詞極其褒美翰林學士張商英所草也 己丑焚元
祐法 甲午詔於都省置講議司蔡京起於逐臣一旦
得志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
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
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

法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詔杭州明州置市舶司 庚子同知樞密院事章綵罷以老故也詔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諡莊簡 甲辰以雨水壞民廬舍詔開封府振卹壓溺者 庚戌臣僚上言管勾明道宮張耒在潁州聞蘇軾身亡出已俸於薦福禪院為軾飯僧縞素而哭詔張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 辛亥詔昨降置講議司手詔內事件許中外臣庶具所見利害聞

奏復罷春秋博士 八月乙卯皇子烜改名桓 臣僚上言陛下即位之始淵默不言嘗開獻書之路而以書獻者有自布衣取甲科以令百里或加秩一等或解武弁而寄寺監丞簿之祿天下之士不知彼所論列為何等語言往往懷疑迄今不釋欲望出其所上封事布之四方果其言有補國是則至公之議帖然自厭脫或志在覬望僥倖名器無忠嘉一定之論有姦愴兩可之語附下罔上累先烈而害初政則於此時豈可以置而

不問如以臣言可採乞早賜施行 乙丑詔除鄭敦義
江緝外鹿敏求追所授承事郎降充簿尉高士育追所
授官何大正追所賜出身及所授官並不得應舉 辛
未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州縣並置 甲戌
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于國南蔡京請天下州縣並
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
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
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

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州給常平或
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凡州
縣學生曾經公私試者復其身如有孝弟睦婣任恤中
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者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
守貳及教授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京又
請建外學以待州縣學之貢士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相
地營建外圓內方為屋千百七十二楹是為辟雍太學
專處上舍生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初貢至皆入

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
令出居外學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於是上舍至
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凡州學上舍生升舍
以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吏集闔郡官及提學官具宴設
以禮敦遣限歲終即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續其
路食以學錢給之奏入詔悉如其法施行 丙子詔司
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
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龔李

清臣豐稷鄒浩張舜民子弟並毋得官京師 已卯以趙挺之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張商英為尚書右丞

九月戊子京師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仍以戶絕財產給養 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

正邪各為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正黃克俊鄧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杲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

王鞏等三百十二人 內侍郝隨諷蔡京再廢孟后會
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
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
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
乃至疏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
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
累聖朝 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元符皇后
者罪降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

履祈州團練副使安置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等十七人
于遠州擢馮漸鴻臚寺主簿 已亥御批付中書省應

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

進入於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文

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

仁王珪王存傳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

清臣蘇轍劉奉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蘇軾范

世范純禮陸佃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祖禹王

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

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

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

揚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

秦觀等四十八人

秦觀湯輒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

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與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

堅李祉陳佑任伯雨陳鄂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夫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

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 內臣張士良等八人 張士良魯燾趙約譚

臣 武臣王獻可等四人 王獻可張遜李備胡田 等其罪狀謂之姦

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 考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七月二日魯君貺

劉昱李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

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即已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已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

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更須博考

庚子贈宣德

郎鍾世美為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為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

至是第為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悉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 壬寅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太平州居住曾布責授武泰

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 冬十月癸亥知樞密院事蔣
之奇罷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己巳以觀文殿學士
知太原府呂惠卿為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蔡京
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力主錢適等說請廢孟后帝
不得已從之 甲戌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
丙子臣僚上言元祐黨人朝廷近已施行所有元符
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為元祐者伏望詳酌施行
於是詔周常龔原劉奉世呂希純王覲王古謝文瓘陳

師錫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
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陳鄂朱光裔蘇嘉余卞
鄭俠胡田並罷祠祿各於外州軍居住仍依陳乞宮觀
新格不得同在一州 戊寅以資政殿學士蔡卞知樞
密院事 詔河南府草澤裴筠上書語言狂悖事理誕

妄特送五百里外州軍編管所有講議司許陳言利害
指揮勿行 十一月乙酉邵州言知溪洞徽州楊光衡
內附 戊子以婉儀鄭氏為賢妃 辛卯置河北安濟

坊 癸巳置西南兩京宗正司及敦宗院 戊戌置顯

謨閣學士待制官 己酉立卿監郎官三歲黜陟法

十二月癸丑中丞錢適言哲宗用王瞻策取青唐邈川
可謂不世出之略權臣逞一偏之曲說以欺朝廷盡委
而棄之更以他罪戮及瞻身若不追正其罪而顯黜之
則無以伸往者之冤而激忠勇折衝之氣於是責授韓
忠彥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仍舊衡州
安置安燾為寧國軍節度副使范純禮為試少府監分

司南京 庚申臣僚上言諡以易名所以昭其美惡而寵辱之不可忽也夫慮國忘家之謂忠美聞周達之謂宣為范純仁者以忠宣命之可乎其世濟忠直既不得名其碑則前日未當之諡理所應論不特純仁而已有如司馬光之諡文正呂公著之諡正獻其類不一皆當奪本議各諡其惡以訓萬世詔范純仁諡定議覆議官各罰銅其神道碑如已鐫立令潁昌府毀磨 鑄當五錢 丙寅詔應責降安置及編管羈管人令所在州軍

依元符令常覺察不得放出城 丁丑詔諸邪說詖行
非先聖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
出 戊寅蔡京等上州縣學敕令格式乞鏤板頒降從
之 是歲京幾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熙河漳泉潭衡
郴州興化軍旱 辰沅州猺入寇 遼蕭哈里叛遼主使
北面林牙郝嘉努討之哈里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
人烏塔拉結和於英格曰願與太師為友同往伐遼英
格執烏塔拉會遼命英格捕討哈里遂送烏塔拉于遼

募兵得甲千餘阿固達喜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蓋
前此女真甲兵之數未嘗滿千也軍次混同水與哈里
遇時遼追哈里兵數千攻之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曰退
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阿固達策馬突戰海里
中流矢墮馬下執而殺之大破其軍函哈里首遣使獻
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
自肆矣

二年春正月乙酉貶竄元符末臺諫官於遠州任伯雨

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象州馬涓澧州陳祐歸州李深
復州張庭堅鼎州並除名勒停編管江公望責授衡州
司馬永州安置鄒浩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已上並永不
得收叙王覲臨江軍居住豐稷建州陳次升建昌軍謝
文瓘卽武軍張舜民房州亦皆除名勒停蔡京蔡卞怨
任伯雨等之論已檢會其章疏以進故有是貶京之帥
蜀也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
京恨之至是亦除名編管知荆南府舒亶平辰沅瑤

賊復誠徽二州改誠為靖州徽為蒔竹縣曲赦荆湖兩路
已丑詔許茅山道士劉混康修建道觀仍令直奏
災福無得隱匿混康有節行頗為神宗所敬重故帝禮

信之

李燾曰此據蔡條史補增入

壬辰中書侍郎溫益卒益仕宦

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會蓋天性也 丁

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知苛嵐軍

王厚權發遣河州兼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厚少從父

韶兵間暢習羌事元祐棄河湟厚疏陳不可且詣政事

堂言之蔡京既治元祐棄地之罪仍欲開邊故有是命
二月辛亥安化蠻入寇廣西經畧使程節敗之 壬

子遣官相度湖南北徭地取其材植入供在京營造

甲寅尊元符皇后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辛酉置殿中

監 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召募私鑄

人赴官充鑄錢工匠從蔡京奏也 癸酉奉安哲宗御

容于西京會聖宮及應天院 丙子置諸路茶場茶自

嘉祐通商至熙寧中李稷稍復權法而利復歸於官及

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仍舊禁權官買即
產茶州軍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商人買茶
貯於籠節官為抽盤第叙收息訖批引販賣歲入百萬
緡以進御自此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戊寅王厚言熙
寧間神宗以熙河邊事委任先臣韶當時中外臣僚凡
有議論熙河事者蒙朝廷批送先臣看詳可否議論歸
一無所搖奪今朝廷措置一方邊事已究見利害本末
欲乞自今中外臣僚言涉青唐利害者乞依熙寧故事

並付本路經畧司及所委措置官看詳從之又詔入內
供奉官童貫往來勾當仰本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公
共協力濟辦 三月乙酉詔黨人親子弟毋得擅到闕
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
臣僚亦如之 辛卯管勾玉隆觀黃庭堅除名勒停送
宜州編管以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奏庭堅撰荆南承天
院碑語涉謗訕也 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嘗上書在正等者升甲卯等者

黜之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
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
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
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
卿等亦並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詔知河州王厚權管勾
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職事 夏四月甲寅詔侍從官各
舉所知二人 丁卯詔毀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
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景靈西宮繪像 己巳童

貫至熙州傳語勞軍

庚午詔國子監印書賜諸州縣

學

甲戌王厚奏河南河北諸羌以大小隆贊爭國之

故人心不寧諸族酋豪互有猜忌遂更相侵掠殺戮正

所謂以外裔攻外裔乃中國之利臣見與童貫計議乘

此從長措置候起發別具奏聞

乙亥詔蘇洵蘇軾蘇

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

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

焚毀

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為尚書左

丞戶部尚書吳居厚為尚書右丞兵部尚書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詔追奪王珪贈諡王仲端王仲疑並放罷

遺表恩例減半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神宗大漸王珪不早請建儲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又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為事故有是詔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

逐學徒順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五月辛巳以賢妃鄭氏
為淑妃 丙戌曾布以妻魏氏及子紆縲等交通請求
受賂狼籍責授廉州司戶參軍仍舊衡州安置紆永州
編管縲除名 甲午詔頒梁安國等二十二人昨上書
謗訕節文責降有差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
類多訛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
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屏之遠方

辛酉王厚童貫發熙州初厚與貫會諸將部分軍事諸將皆欲并兵直趨湟中厚曰賊恃巴沁巴藏之險挾大河之阻分兵死守以抗我師若進戰未克青唐諸部之兵繼至夏賊必為之援非小敵也不若分兵為二南道出安鄉衝其前北道出京玉擣其後賊腹背受敵勢不能支破之必矣貫猶未決厚曰他日身到其地計之熟矣願毋過疑遂以岷州將高永年為統制官權知蘭州姚師閔佐之及管勾招納王端等率蘭岷州通遠軍

漢蕃兵馬二萬出京玉關厚與貫親領大軍出安鄉關
渡大河上巴沁嶺 癸亥厚次河州 甲子次安鄉關
貫率李忠等以前軍趨巴沁城舊名安川堡在巴沁嶺
上都爾伯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曰斯多瑪爾令次曰
阿蒙率衆拒守城據岡阜四面皆天塹深不可測道路
險狹我師至望見城門不閉偏將辛叔詹安永國等爭
先入賊出兵迎擊師少却永國墮天塹死叔詹等馳還
幾為所敗會雨各收軍而止翼日乙丑賊以大衆背

城而陳埤間建旗鳴鼓將決戰復有疑兵據高阜張兩翼會厚以軍至賊望見氣沮厚乘高列大帥旗幟示之遣人諭以恩信開示禍福數返阿令結等不肯降語益不遜遂命諸將攻城賊力戰拒險我軍不能過天塹厚親至陣前督強弩射之賊稍却別遣偏將鄒勝率精騎由間道繚出其背賊大驚因鼓之諸軍四面奮擊殺阿令結斯多瑪爾令於陣阿蒙流矢中目貫腦遁去都爾伯率衆來援聞敗亦遁去日未中大破賊衆遂克其城遠

近爭降附厚誅强悍首領數百人入據城遣高永年引兵萬餘出京玉關 丙寅厚進軍次瓦吹舊名寧洮寨永年等進據巴藏宗城 阿蒙道遇其父都爾伯引衆來援告之曰兵大敗二兄皆死我亦重傷漢家已入巴沁城矣父子相持慟哭恐追騎及偕馳而去至且達爾城所居附順者張心白旗甚衆復懼見禽踰城奔青唐然餘黨猶盛王厚慮其或掎我軍後 丁卯大軍留寧洮厚與童貫率李忠等將輕騎二千餘人趨且達爾破巴順

部族焚其巢穴臨大河據險命忠等率衆守之厚即日
還寧洮 戊辰進下隴朱黑城城舊名安隴寨 己巳
進至湟州會高永年等軍於城東坂上諸將各率所部
環城遣人約降其大首領丹巴圖令結盡拘城中欲降
者據城不下厚與童貫登城南山視城中盡見其戰守
之備分遣諸將各據一面攻城賊援兵自城北宗水橋
上繼至勢益張日暮諸將有言賊得援力生我師攻戰
久已疲請暫休士卒徐圖之厚謂貫曰大軍深入至此

是為死地不急破其城青唐王子擁大衆來援據橋而守未易以旬日勝也形見勢屈將安歸乎諸將不以計取顧欲自便豈計之得邪敢再言者斬於是諸將各用命死士乘城賊以石縱擊垂至堞而墜奮復上者不可勝數鼓四合晝夜不絕聲矢下如雨城中負盾而立

庚午別遣驍將王用率精騎出賊不意亂宗水上流擊破援兵絕其路乘勝奪水寨初元符間築城宗水之北以護橋至是賊據守之有蕃將包厚緣城而上撓槍擊

賊引衆踰入賊退保橋南厚開其門王用因以其衆入據橋城而戰勢猶未沮遂火其橋中夜如晝諸將乘火光盡力攻城城中不能支大首領索諾木默令鄂特潛遣人縋城送款請為內應許之是夜王亨奪水門入與其麾下登西城而呼曰得湟州矣諸軍鼓噪而進丹巴圖令結以數十騎由西門遁去 辛未黎明大軍入湟州假高永年知州事完其城而守之前後招納湟州境內漆令等族大首領七百五十人管戶十萬厚具捷書以聞

初湟州未克青唐王子溪錫羅薩勒率衆來援過安爾
峽聞城已破遂駐宗格城以丹巴圖令結不能守斬之
以徇時論者皆欲席卷而西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
湟州雖下形勢未固新附之人或持兩端青唐餘燼尚
強未肯望風束手我師狃於新捷其實已罷若貪利深
入戰有勝負後患必生歲將秋矣塞外苦寒正使遂得
青唐諸城未可興築若不暴師勞費則必自引而歸玩
敵致寇非萬全之策往年大軍之舉事忽中變正以此

耳湟州境內要害有三其一曰且達爾在州之南前已城之矣其二曰省章在州之西正為青唐往來咽喉之地漢世謂之隍陁唐人嘗修閣道刻石記其事地極險阻若不城之異日兵出賊必乘間斷我歸路其三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軍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況此三城正據鄯湟腰背控制之利可斷其首尾之患厚在元符間已嘗建論不從竟致棄地之事覆車之轍何可復蹈且

三城既畢湟境遂固降者悉為吾用地利可佐軍儲形
勢所臨威聲自遠益加招撫降衆必多此支解羌虜之
術也明年乘機一舉大功必成或謂厚曰朝廷之意必
欲亟定青唐從而有功必受重賞違之且得罪厚曰忠
臣之誼知體國耳遑他卹乎遂以是日甲戌移軍趨省
章東峽之西得便地曰洒金平建五百步城一座後賜
名曰綏遠關大軍駐關中溪錫羅薩勒尚在宗格遣其大
首領本巴令鄂爾坤等五輩持蕃書詣軍門請保渴驢嶺

以西而和書辭每至益卑時軍中已定議保完湟境來
春進取且欲懈賊鬪志使不為備於是以便宜聽所請
移書張示威信賊中大震是月中太一宮火秋七
月己卯以收復湟州百官入賀辛巳進蔡京官三等
蔡卞以下二等壬午白虹貫日詔以王厚為威州
團練使知熙州童貫轉入內皇城使果州刺史依前熙
河蘭會路勾當公事賞復湟州功也甲申降德音于
熙河蘭會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庚寅曾肇責

授濮州團練副使 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

罷歸 丁酉詔自今戚里宗屬勿復為執政官著為令

庚子賜茅山道士劉混康號葆真觀妙先生 乙巳

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鄆陵縣尉即係在京府界差遣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八月丁未再論棄湟州罪除許將已放罪曾

布已責廩州司戶外韓忠彥安燾范純禮蔣之奇各貶官龔夬化州張庭堅象州編管陳次升循州姚雄光州

居住錢景祥秦希甫並勒停李清臣身死其子社當時
用事送英州編管又詔胡宗回頃帥熙州日屢陳堅守
鄴湟之議見落職罷任可特與復寶文閣待制知秦州
戊申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紱余深奏尚書
左丞張商英於元祐丁卯嘗為河東守臣李昭叙作嘉
禾篇謂神宗既登遐嗣皇帝沖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
攸託方是時哲宗既即位尚曰罔知攸託可乎又曰成
王沖幼周公居攝誅伐讒慝卒以天下聽於周公時則

唐叔得嘉禾推古驗今迹雖不同理或胥近方是時文
彥博司馬光等來自洛郊方掌機務比之周公可乎逮
元符之末先帝遺弓陛下入繼大統而權臣用事乘君
父不忍言之時起鄒浩於新州商英是時實典詞掖引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叔向曰大臣重
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又曰思得端
士司直在庭又曰浩徑行直情無所顧避所謂浩之直
情徑行果先帝之所取乎先帝不取而商英取之可乎

詔張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復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

依前通議大夫知亳州

考異李燾曰蔡條國史後補醜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權貨務

申入納見錢已積三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耶張丞相商英時為中書侍郎忽僂進曰啓陛下皆虛錢魯公愕然即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選差官點檢字號分明皆在庫也翌日奏聞張大慙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素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款魯公將為相商英預為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間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

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廷事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以他事黜商英商英亦陰德魯公至是以所出小卷進云臣僚因言

商英作為謗書肆行誣詆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籍中

昭示無窮之戒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改知蘄

州 湟州既平王厚奉詔措置河南生羌其地在大河

之南連接河岷部族頑梗厚以為若不先事撫存據其

要害大軍欲向鄯廓必相影助或於熙河州界出沒為

牽制之勢擾我心腹其害甚大乃留王端王亨在湟州

與高永年等就近招納宗哥青唐一帶部族存撫新屬
羌人 甲子大軍由來賓城濟河南出來羌拔當標城
又進至分水嶺平一公城達南宗 癸酉厚引軍赴米
川城遇蕃賊三千餘騎與戰破之賊焚橋遁去明日厚
修橋欲濟賊復來扼據津渡厚及童貫幾為流矢所傷
乙亥來賓城陷賊掠取財物仍各散去 九月庚午
詔張商英罷職提舉靈仙觀 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
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

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縣以上資序並與外祠選人不得改官及為縣令壬辰置醫學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辛丑改吏部選人七階曰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從事郎通仕郎登仕郎將仕郎從刑部尚書鄧洵武言也舊制以職為階官而以差遣為職名實混淆元豐雖定官制此猶未正故更名以革其弊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

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况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

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

刊記以示萬世從之

按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

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顏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

仲朱先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

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鍼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

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行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

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邦朱光裔
蘇嘉陳瓊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儁而內臣武臣不
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
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考
王厚奉詔班

師冬十月甲寅還至熙州遣童貫領護大首領掌年杓
撝遵廝雞及酋長溫龍彪赴闕
丙子朗阿章領河南

部族寇來賓循化等城洮西安撫李忠統兵往救之

是月遼主女真部節度使英格卒兄子烏雅舒襲節度
使初諸部各有信牌馳驛訊事英格用阿固達議擅置
信牌者罪之由是號令始一民聽不疑兵力益强土宇

加廓矣

考異李燾長編建中靖國元年女真英格死阿固達立注云此據金盟本末華夷直筆北遼事

亡遼錄

增入今按英格即盈哥金史世紀盈哥癸未歲

卒遼乾純三年實宋之崇寧二年而長編以為卒於建

中靖國元年一誤也是歲烏雅舒嗣盈哥襲節度使在

位十一年乃卒而長編以為盈哥死阿骨打立竟脫却

烏雅舒一代二誤也蓋沿金盟

十一月庚辰詔以元

本末諸書之謬而未加考證耳

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辛

巳詔元祐係籍人通判資序以上依新條與管勾宮觀

知縣以下資序與注監獄廟並令在外投狀指射差注

乙酉江南西路提舉常平韓宗直知亳州孫載並放

罷臣僚論其嘗附元祐姦黨故也 洮西安撫李忠行

至骨延嶺距循化城尚五六里與賊遇三戰三敗忠及諸將李士旦辛叔詹辛叔獻皆為賊所傷却奔懷羌城

是夕忠死 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

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棫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

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 癸亥祧宣祖皇帝昭

憲皇后 丙寅詔六曹長貳歲考郎官治狀分三等以

聞 癸酉詔別建熙河蘭會措置邊事司王厚措置邊

事童貫同措置仍兼領秦鳳得以節制兵將應副興發
是歲諸路蝗 纂府蠻楊晟銅融州楊晟天邵州黃
聰內附

三年春正月己卯安化蠻降 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
得至京師 戊子鑄當十大錢 壬辰增縣學弟子員
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 甲午賜蔡攸
進士出身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
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左右

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至是自鴻臚丞賜進士
出身拜祕書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
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
禮帝感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擢其客劉
曷為大司樂付以樂政 甲辰曷引蜀方士魏漢津見
帝獻樂議言伏犧以一寸之器名為含微其樂曰扶桑
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為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
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為黃鐘之律後

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樂器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商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漢諸儒張蒼班固

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致差誤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弘用萬寶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後周王朴並用水尺之法本朝為王朴樂聲太高令竇儼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然非古法今欲請帝三指為法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帝從之漢津本刺員兵士自云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

津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以李良授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鑄九鼎 二月丙午以淑妃鄭氏為貴妃 以判定元豐役法不當黜錢適以下九人 丁未置漏澤園 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 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侍立 庚申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辛未雨雹 是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寮章

疏 三月辛巳置文繡院 丁亥作園土以居強盜貸

死者 甲午躋欽成皇后神主於欽慈皇后之上 辛

丑大內災 壬寅奉議郎黃輔國言元豐中太學生休

假日引詣武學射廳習射紹聖嘗著為令乞頒其法於

諸路州學從之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李孝廣遷一官以

點檢學生費又韋直方龐汝翼答策詆訕元豐政事故

也三人並送廣南編管永不得入學 童貫自京師還

至熙州凡所措置與王厚皆不異於是始議大舉是日

厚貫帥大軍發熙州出篩金平隴右都護高永年為統制諸路蕃漢兵將隨行知蘭州張誠為同統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於蘭湟州界侵擾及河南蕃賊亦乘虛竊發騷動新邊牽制軍勢乃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別遣知河州劉仲武統制兵將駐安強寨通往來道路由是措置完密無後顧之憂大軍得以專力西向夏四月甲辰朔尚書省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

不得擅到闕下因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寮姓名以進凡一百四十四人乙巳以火災降德音于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原之庚戌王厚童貫率大軍次湟州諸將狃於累勝多言青唐易與宜徑往取之厚曰不然青唐諸羌用兵詭詐若不出弓兵分道而進不足以張大聲勢折賊奸謀且湟州之北有勝鐸谷西南有勝宗隘汪田丁零宗谷而中道出綏遠關斷我糧道然後諸部合勢夾攻渴驢嶺宗哥川之間勝負未可知也

於是定議分出三路厚與貫率三軍由綏遠闕渴驢嶺指宗哥城都護高永年以前軍由勝鐸谷沿宗河之北別將張誠同招納官王端以其所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河之南期九日會于宗哥城下是日貫猶以諸將之言為然先趨綏遠用馮瓘統選鋒登渴驢嶺候騎言青唐兵屯嶺下者甚衆貫止綏遠翌日厚以後軍至始下渴驢嶺溪錫羅薩勒遣班禪迎於路竊覘虛實勞而遣之誠曰歸語而主欲降宜亟決大軍至鋒刃一交將無

所逃矣班禪還報以為我軍不甚衆初不知分而進也
溪錫羅薩勒喜曰王師若止如此吾何慮哉以其衆據朴
江古城俄聞三路兵集遽退二十里宗哥城之東地名
葛陂湯有大澗數重可恃而戰賊遂據之是夕中軍宿
于河之南鷄子隘之左永年軍于丁零宗谷口 壬子
厚貫遣選鋒五將前行中軍渡河而北繼永年之後張
誠夾河而行日未出至賊屯所賊衆五六萬人據地利
列陣張疑兵於北山下其勢甚銳厚命馮瓘統選鋒五

將與賊對陣王亨統策選鋒繼其後永年馳前視賊未知所出厚謂貫曰賊以逸待勞其勢方熾日漸高士馬飢不可少緩宜以中軍越前軍傍北山整陣而行促選鋒入戰破賊必矣既行謀者言溪錫羅薩勒與其用事酋長都爾伯等謂衆曰彼張蓋者二太尉也為我必取之貫欲召永年問賊勢厚曰不可恐失支梧貫不聽及永年至攬轡久之無一語厚謂永年曰兩軍相當勝負在頃刻間君為前軍將久此何耶永年惶恐馳去時賊軍

與我選鋒相持未動溪錫羅薩勒以精兵數千騎自衛登其軍北高阜之上張黃屋列大旆指揮賊衆其北山下疑兵望見厚與貫引中軍傍山欲來奔衝厚遣遊騎千餘登山潛攻其背賊覺而遁遊騎追擊之短兵接中軍伐鼓大譟永年遽揮選鋒突陣賊少却張誠以輕騎涉河擣其中堅取溪錫羅薩勒之旆及其黃屋乘高而呼曰獲賊酋矣諸軍鼓聲震地會暴風從東南來塵大起賊軍不得視我軍士乘勢奮擊自辰至午賊軍大敗追北

三十餘里溪錫羅薩勒單騎趨宗哥城城閉不納遂奔青
唐諸將爭逐之幾及會暮而還是日斬首四千三百一
十六降俘三千餘人大首領都爾伯等被傷逃去不知
所在宗哥城中偽公主瞎且默凌珍戩率酋首以城歸
順宗哥城舊名龍支城留兵將守之是夕合軍于河之
南翌日勝宗首領沁斯結率衆來降 甲寅厚賈入安
兒城 乙卯引大軍至鄯州偽龜茲公主青伊特結默及
其酋豪李河溫率回紇于闐班禪諸族大小首領等開

門出降鄯州平初溪錫羅薩勒敗于宗格夜至青唐謀為
守計部族莫肯從之者翌日挈其長妻逃入谿蘭宗山
中厚遣馮瓘統輕銳萬騎由州南青唐谷入賊復覺之
遁于青海之上追捕不獲 丙辰下林金城西去青海
約二百里置兵將守之 己未王厚等帥大軍入廓州
界大首領羅實結令結率其衆降 辛酉厚入廓州馳
表稱賀大軍駐于城西河南部族日有至者厚諭以朝
廷撫存恩意宗哥戰敗所誅禍福之因戒其不得妄作

逆自取屠戮皆唯諾聽命 乙丑罷講議司 詔王厚

童貫提兵出塞曾未數月青唐一國境土盡復其以厚

為武勝軍留後熙河蘭會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貫為

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依舊勾當內東門司 丁卯羣

臣以盡復青唐故地稱賀 己巳曲赦陝西 庚午王

厚過湟州沿蘭州大河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歸

于熙州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六

七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齡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崔酉芳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九十六

起開禧元年五月盡嘉泰二年八月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崇寧三年五月丁丑以收復鄆廓遣親王奏告太廟侍

從官分告社稷諸陵 戊寅罷開封權知府置牧尹少

尹改定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為序增其員數倣唐六
典易胥吏之稱 己卯以復鄴廓推賞進蔡京守司空
封嘉國公 庚辰許將趙挺之吳居厚安惇蔡卞各轉
三官 甲申改鄴州為西寧州仍為隴右節度 辛丑
詔黜守臣進金助修宮庭者 罷行水磨茶 六月壬
寅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丙午詔諸路州軍
未曾立學者竝增置 戊申詔以荊國公王安石配享
孔子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壬子

置書畫算學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戊午詔重定

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

刻石朝堂餘竝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元祐姦黨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

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陸佃黃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

蘇軾

履張商英蔣之奇

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

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禹王欽

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
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
文瑾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
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
餘官秦

觀等一百七十六人

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
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

司馬康宋保國張保源孔平仲湯敏黃隱畢仲游常安
民汪衍余奭鄭俠常立程順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
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鄂朱光裔蘇嘉蘊夬王回
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尹材萊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
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緝
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鈞袞公適
馮百藥周誼孫宗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珣封覺民胡
端修李傑趙令時郭執中石芳李賁金極高公應安信
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緯呂諒卿
王貫朱紱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歲鹿

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樞韓治都貺秦
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
鼎臣劉勅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華黃遷黃揆正許堯
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居李修逢純熙高遵裕
黃才曹盥侯顧道林膚葛輝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
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揚環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
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
國扈允張恕蕭利趙越滕友江洵方括陳并洪芻周鏐
許端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
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張巽等二

十五人

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
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

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
權李嘉亮王疏劉延肇姚雄李基

內臣梁惟簡等二十

九人

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宸寶鉞趙約
王卿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

琳裴彥臣李偁閩守懃王紘李穆蔡克明
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

任宰臣王珪章惇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

黨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
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
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
于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
將以頌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
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姓名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

之州縣令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
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愧之

考異按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寧元年
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

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
軍即此也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
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
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
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桎通鑑續編於崇寧二年
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于州縣三年則

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
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舛謬極矣今據長編宋紀
悉為改正 乙丑詔内外官毋得越職論事僥倖奔競違者

御史臺彈奏 七月壬申朔詔應入籍人父竝不得任

在京差遣 癸酉以婉儀王氏為德妃 戊寅降授中

大夫蔣之奇追復右正議大夫念其進對之際嘗陳紹

述之說也 庚辰詔自今大禮不受尊號羣臣毋上表

辛卯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

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

速售富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瘠薄而賦調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寧初神宗灼見此弊遂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蓋以土色肥磽別田之美惡定賦之多寡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賦調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無所措其姦邦財自此豐民賦自此省五路州縣有經方田者至今公私以為利遭元祐紛更美意良法未遍於天下今檢會熙寧方田

敕推廣神考法意刪去重複取其應行者為崇寧方田
敕令格式乞付三省頒降施行從之 八月庚子詔諸

路知州通判增入主管學事四字 壬寅大雨壞民廬

舍令收瘞死者 甲辰蔡京等上神宗正史 丙午門

下侍郎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

諤劾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

祐之所為遂出知河南諤蔡京之黨也 荆湖南路轉

運判官元書言澧州醴陵縣學生李邦彥試卷言涉謗

訖 辛酉詔邦彥特送五百里外編管其考校長諭屏
出學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為門下侍郎吳居厚為中
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尚書左丞刑部尚書
鄧洵武為尚書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
及京當國定元祐黨籍置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康國
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
入翰林為承旨遂登政府復以其兄康伯代為翰林學
士 壬辰詔諸路州學別置齋舍以養材武之士 初

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
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
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
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
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
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
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蔡京求羨財以供侈費乃以其
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擢戶部

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本竭則不能
增糴儲積空而轉般之法壞矣 冬十月辛丑朔大雨
雹 丁未賢妃張氏薨 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
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
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
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
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
金幣招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遣使求援

于遼朝廷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
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州大加招誘夏
主遣使巽請皆拒之且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寇涇原
戊午圍平夏城河東節度使趙懷德等出降夏人又
入鎮戎軍掠數萬口而去于是羌酋溪錫羅薩勒合兵逼
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
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泊無處所
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溪錫羅薩勒復焚大通河橋新

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四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而死是自刈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責授郢州團練使 己巳立九廟復祀翼祖宣祖 庚午貴妃邢氏薨 甲戌幸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遂臨辟雍賜

司業吳綱蔣靜四品服學官推恩有差 庚辰詔上書

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

尉竝許差注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

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 丁亥詔天下取士

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竝罷而每歲

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丙申祀園丘大赦

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

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二月乙丑嘉國公蔡京

進封衛國公 乙巳升通遠軍為鞏州 復封孔子後

奉聖公端友為衍聖公 是歲諸路蝗 桂州黎洞蠻

楊晟免等內附時蔡京務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

徼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誇大其辭言向慕

者百三十洞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

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洞要

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

溪洞司主之 同知樞密院事安惇卒

宋史不書今據陳桎通鑑續編

增贈特進後二年惇長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

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

語

此據玉照新志

坐指斥乘輿誅流其弟邦于涪州而追貶惇

單州團練副使其祀遂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改熙河蘭會路為熙河蘭湟路

丙戌築錫格爾城

壬辰詔察諸路監司貪虐者論其罪

乙未尚書省言水磨茶場係元豐舊法不可罷欲竝

存留但罷官差人動磨召磨戶六十戶承認歲課三十

萬緡每月均納從之 丙申詔京畿路改置轉運使提

點刑獄官 知樞密院事蔡卞罷卞以兄京晚達而位

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將用

童貫為陝西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

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立武學法 丁酉

秦鳳蕃落獻邦潘疊三州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

經略安撫制置使 二月乙巳築御謀城 己酉中書

省言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次舍

之衆寡為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又官伯掌王宮之士
庶子蓋王宮之內有士庶子為衛而士庶子者非王族
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休戚一體
上下親而內外察逮漢以郎執戟宿衛殿中舉衣冠子
弟充選至唐遂分三衛五府其法詳密今殿庭設仗悉
以禁旅而士庶子之法未能如古欲倣前世擇賢德之
後勲戚之裔以待軒陛庶幾先王宿衛之意宜倣古修
立三衛郎一員三衛中郎為之貳文武各一員博士二

員主簿一員親衛府郎十員中郎十員勳衛府亦如之
翊衛府郎二十員中郎二十員親衛立於殿上兩旁勳
衛立於棂殿翊衛立於兩階衛士之前三衛官並以勳
戚親兄弟子孫試充直退皆入府誦書各占一經一月
一私試季一公試習武藝者許赴武學從之詔元祐姦
黨五服內親屬不許保明充三衛官親勳翊衛郎知同
保係姦黨親屬而不告者處斬

臣乾學曰周禮以士庶子衛王宮良法也故漢唐宿

衛之職皆倣此意然宣徽宗君臣之所能為哉夫當時欲求功臣之世賢者之類則莫如元祐諸臣之親屬矣而乃下詔以禁錮之則其所選充者不過瑣瑣姻婭紈袴之子耳雖效周官亦復何益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未有姦邪當國而能舉行先王之政者也噫若蔡京者非所謂飾六藝以文姦言者與

甲寅以尚書左丞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劉達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何執中為尚書左丞 乙卯

班方田法 庚申詔西邊用兵法能招羌人者與斬級

同賞 壬戌升趙州為慶源軍 甲子雨雹 乙丑改

三衛郎為三衛侍郎 壬申復元豐銓試斷按法 令

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 甲申置陝西河東河北京

西監鑄當二夾錫鐵錢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

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

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

鑄之故有是詔 河西節度使趙懷德來降 己丑御

端門受之授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壬辰曲赦

熙河蘭湟路 詔知大名府呂惠卿提舉洞霄宮惠卿

再上表乞弟諒卿出籍表詞有明昭先烈以推美於泰陵閣略微文用保全于蔡卞言者論其引喻失當特責之 三月壬寅置青海馬監 甲辰以趙挺之為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丙午詔建古王砦為懷遠軍

庚戌提舉洞霄宮呂惠卿特令致仕 戊午蔡京言九

鼎告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為九殿以奉安各周以垣

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
央曰帝鴈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為大祠幣用黃樂用宮
架北方曰寶鼎其色黑祭以冬至幣用皐東北曰牡鼎
其色青祭以立春幣用皐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用春
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
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皐鼎其色黑
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皐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
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皐八鼎皆為中

祠祭饗用素饌其樂舞帝鴈奏嘉安之曲八鼎皆奏明
安之曲帝鴈銘御製八鼎銘命京為之 樞密院言廊
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
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從至有引永洛事爭者
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節夫曰
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我當以二
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選耿彥端為都統制而節夫二子
隨行疾驅至銀州夏衆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陳一擊

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

開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遂遁去

考異收復銀州

史最不詳今據長編所載陶節夫家傳增修

事聞節夫彥端各遷一官 乙

丑詔州縣屬鄉聚徒教授者非經書子史母習 丁卯

牂牁夜郎首領以其地內附 是月夏人攻塞門砦

夏四月辛未遼使蕭良來聘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

也初夏國主連歲請婚于遼遼以其族女南仙為成安

公主嫁之故有是請 戊寅夏人寇臨宗砦 辛巳詔

諸路走馬承受母得預軍政及邊事 己丑夏人寇順

寧若廊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復攻湟州北蕃

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却之 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

子弟之禁 壬子遣林攄報聘于遼 賜信州龍虎山

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漢天師張道陵三十代孫也

張氏自是相襲為山主傳授法籙者即度為道士 癸

丑罷轉運司檢察鈎考法 辛酉命官分部決獄 癸

亥河東提舉學事言絳州學申荆國公王安石未有贊

國子監乞依鄒國公例詔學士院撰贊頒降贊曰孔孟
云遠六經中微斯文載興自公發揮推闡道真啓迪羣
迷優入聖域百世之師

贊詞見陳瓘尊堯集序

六月丙子御紫

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
始開四千四百餘畦 丁丑慮囚 辛巳罷陝西河東
力役 甲申曲赦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 戊子尚書
右僕射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
挺之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

罷為中太一官使留京師 秋七月丙申朔罷三京國

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 辛丑置熒惑壇 甲辰大司

樂劉昂轉一官賜五品服師授大樂局製造官魏漢津

賜號冲顯寶應先生以九鼎成推賞也 甲寅詔奪元

祐姦惡呂大防等十九人所管墳寺並改賜敕額為壽

寧禪院別召僧居之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

畿 丁巳蔡京等奏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建輔

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馬步軍二萬

人積貯糧草每州五百萬從之

考異宋史徽宗紀七月辛丑置四輔郡今從長

編

丁巳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

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 戶部尚書

曾孝廣坐錢帛皆闕出知杭州 八月戊辰以德妃王

氏為淑妃 庚午以王江古州歸順置提舉溪洞官二

員改懷遠軍為平州從知桂州王祖道所請也 丙子

改東輔輔州為拱州 癸未太常少卿馮澥責授永州

別駕道州安置先是澥知鳳翔府上書曰臣竊以湟廓

西寧三州本不毛之地在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空
數路耗內帑竭生靈膏血而取之何嘗得一金一縷入
府庫一甲一馬備行陣而三州歲用以億萬計仰之官
也而帑藏已空取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
為計塞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餒人有菜色今殘寇遊
魂未即歸順黠羌阻命公為唇齒窺伺間隙忽肆姦侮
則兵將復用役必再籍殘弊之後尚安可堪臣愚欲采
前世羈縻之義擢其酋豪授以麾鉞第其首領等級命

官嚴其誓約結以恩信彼將畏威懷德稽顙聽命輸誠效順長為漢守有得地之名無費財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以逆折北敵之辭旁釋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上於此者至是詔以澥動搖國是疑阻新民可送吏部與遠小監當臣僚又言澥罪大責輕未當公議遂重責之 丁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言神宗嘗詔侍臣欲考古三雍之制開明堂辟雍以發政施仁其初志蓋將以追配黃帝三代之治元祐紛攘之後紀綱

法度靡復存者今陛下恢復先烈蒐講上儀體虞庠之制立近郊之學即丁未之方申辟廱之教與漢唐增煥祈年之館大營避暑之宮萬萬相遼矣臣伏願陛下上規黃帝三代之遺制下采戴禮經傳羣儒之碩論即國之東丙巳之地正明堂之大禮革皇祐權宜之設定崇寧不刊之規臣謹參考古禮繪成圖式以獻詔依所定營建 甲申奉安九鼎于九成宮 乙酉詣宮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 庚寅崇政殿奏新樂

詔賜名曰大晟其舊樂勿用 壬辰詔應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責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慶殿受賀始用新樂賜魏漢津號嘉成侯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祠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己亥大赦天下御筆手詔曰元祐姦黨詆毀先帝罪在不赦曩屈常憲貸與之生屏之遠方固無還理棄死貶所豈不為

宜今先烈紹興年穀豐稔鑄鼎以安廟社作樂以協神
民嘉祥荐臻和氣浹洽肆頒赦宥覃及萬方興造邦誣
久責遐裔一夫失所朕尚惻然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服
我寬德其革爾心應嶺南移荆湖移江淮江淮移
近地惟不得至四輔畿甸

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
外其被詔量移者凡五十七

人鄒浩陳次升余與范正平范柔中黃廷堅陳瓘任伯
雨張庭堅龔夔夫李祉王道梁弼陳恂馬諗王履郭子旂
趙希德王長民張林范純粹閻守懃王化基曾布劉安
世孫琮馬洎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
安燾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覲豐稷張舜民
謝文瓘龔原吳安遜馮說梁安國王歲曾燾裴彥臣朱

紱李穆鄧世昌王化臣
李之儀江公望陳祐

乙巳詔京畿三路保甲竝於

農隙時教閱 賜魏漢津宅一區田六十頃銀絹五百

匹兩劉曷轉三官餘皆推恩有差 丙午詔諸路方田

更不專差官點檢令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委官

乙卯賜上舍生三十五人及第 丙辰詔自今非宰臣

毋得除特進 冬十月己巳詔明堂功力浩大須寬立

期限營建俟過來年丙戌妨礙外取旨興功其見役工

可權罷 庚午熙河蘭湟路經略安撫判官李忱降兩

官言者論忱前為陝西漕臣詔令措置興復解池忱專欲推行東北鹽法曲加沮抑今解池既興復忱尚云所產皆是硝鹵更五七年亦未知如何恣行詆訾殊無忌憚故有是責 甲申以左右司所編紹聖元符以來申明斷例班天下刑名例班刑部 丁亥升武岡縣為軍士辰日中有黑子 自七月雨不止至於是月 十一月丙辰置諸路提舉學事官 尚書省言私鑄當十錢利重不能禁深慮民間物重錢濫乞荆湖南北江南

東西兩浙路竝改作當五錢舊當二錢依舊又慮冒法
運入東北宜以江為界從之 已未舒州團練副使湖

州安置章惇卒惇四子連登科訖無顯者死之日羣妾
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為鼠食其一指

此據琬
瑛錄增

入

王侁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
惇實致之蓋君子小人如水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
易位况惇之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誣

宣仁廢哲后行紹述立鉤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
惡肆為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呼光之相而天
下驩欣如此惇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亂安
危不在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
哉

林攄之使遼也蔡京密使之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
待迓者小不如儀即辨詰及見遼主抗言數夏入之罪
謂北朝不能加責而反為之請又其國中新為碧室云

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攄對
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
士即無口耳王攄辭窘罵之及辭答語復不異遼人大
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溲使饑
渴無所得如是者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
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
言始責知潁州 十二月癸酉升拱州為保慶軍 乙
亥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為

額 尚書省言諸路學校各已就緒其所貢人今來中
選多舊日科舉遺落老成之士鄉舉里選之效已見於
此士之在學月書季考苟有成材理當不踈歲月便合
入貢今倣周官每歲考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之意為歲
貢之制俟滿三歲則赴殿試第其高下推恩庶使士益
知勉詔大司成薛昂等看詳增損修立條約以聞 癸
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
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

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竝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
令親屬保任如法 甲申分平州置九州格州 是歲

蘇湖秀三州水賜乏食者粟 秦州禾生穧 以朱劬

領應奉局於蘇州初蔡京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
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冲劬之父也京即召
冲語之冲願獨任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
數千章積庭下京器其能踰年京召還朝遂挾劬與俱
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

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
歲歲增加然歲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六品至是漸盛
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局蘇州命酌總其事

五年春正月以通議大夫張商英知鄂州 戊戌夕彗

出西方由奎貫胃昴畢 庚子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

倉 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

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

失毀元祐黨人碑復謫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復彈糾

異考

宋史劉達傳初以附蔡京躡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達
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桎
通鑑續編採此說後人皆因之按毀碑寬禁在京罷相
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達傳及李氏長編竝不
載達語恐非事實今不取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
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
知出何書姑
附記於此

丙午尚書省言當十錢東南私鑄甚多
民間買賣阻滯其荆湖兩浙江南淮南路已降指揮竝
改作當五行使尚慮民間盜鑄不已其當十錢竝行罷
鑄仰鑄小平錢從之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黨
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 戊申詔侍從官奏封事 己

酉罷諸州歲貢供奉物 庚戌三省同奉旨叙復元祐

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

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

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

人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

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郭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

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誼孫

琮胡端修趙令時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寬沈千曹興宗王極陳師錫楊瓌寶陳并黃安期

高漸蕭剏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歐陽棐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

夷行吳處厚張夙輕第三等秦
希甫都貺鍾正甫許端卿向級
選人呂諒卿等六十七

人輕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典范正平楊琳蘇昞葛茂
宗劉渭柴袞洪羽趙天祐李新馮百藥趙珣李傑李
賁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
鮮于緯王貫蘇迴檀固何大受于肇黃遷万俟正許堯
輔楊肱胡良梅君俞冠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盤侯
顯道周遵道林膚宋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庠
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江洵王公
彥方适鹿敏求葉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衡鈞衮公適王
察李燾曰十七日庚戌叙復劉摯等官實錄
竝削去甚無謂也今用詔音及宣和錄追書之
辛亥

御殿復膳
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解舍軍營等漸次

興修毋得擾民
罷園土法
癸丑詔元祐係籍人等

石本已令除毀訖所有省部元鏤印板并頒降出外名籍冊竝令所在除毀付刑部疾速施行 甲寅以致仕

呂惠卿知青州

丁巳詔曰日者符祐邪臣差次蠲叙

復畀祿秩惟以示恩顧豈復用尚慮姦朋妄意私議害國士大夫狃於邪說胥淪溺以敗類朕甚悼焉布告天下明諭朕意毋惑 詔罷書畫算醫四學 戊午夕彗

滅自始見至此凡二十日

二月甲子朔詔監司條奏

民間疾苦

丙寅尚書左僕射蔡京罷為開府儀同三

司中太一宮使以觀文殿大學士趙挺之為特進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挺之與京交惡京恐其留京師伺
察已所為挺之亦懼京中傷數乞歸青州私第詔從之
既辦舟裝將入辭矣會羣見帝震恐責已深察京之姦
罔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為者一切罷之遣中使齎御
筆手詔賜挺之曰可於某日來上挺之既對帝曰蔡京
所為皆如卿言挺之因奏京援引私黨布列朝廷又建
四輔非國家之利祖宗以來屯重兵於京師沿汴河雍

丘襄邑陳留三縣沿蔡河咸平尉氏兩縣皆列營屯取其漕運之便至神宗即其所分隸諸將而教習之士卒皆精銳若有所用虎符朝出而夕至今創置四輔不惟有營壘修建之勞且不通水運將何以轉輸糧餉帝曰行且罷矣又奏諸營之兵等尺高者所請衣糧但依舊例又更番屯戍西邊使冒鋒鏑戰鬥死亡者不可勝數今京立法召募四輔新軍減等尺增例物添月給錢糧且免出戍小人之情惟利是從若見新軍如此則陛下

所養舊兵皆不為朝廷用矣又言神考建立都省規摹宏壯一旦京因妄人家安國獻言以為不利宰相而毀之深可痛惜帝皆以為然既罷京挺之遂相

此據長編所載趙挺

之行狀
修入

庚午詔翰林學士兩省官及館閣自今竝除

進士出身人 壬申省外內冗官罷醫官兼宮觀者

丁丑以前後所降御筆手詔模印成冊班之中外州縣不遵奉者監司按劾監司推行不盡者諸司互察之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 辛丑改威德軍為

石堡砦

丁未罷諸州武學

乙卯廢銀州為銀川城

丙辰蔡王似薨

己未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

六百七十一人

監察御史沈畸言小錢之便於民久

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非可行於無事之日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不知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斬之勢不可遏所在鼓鑄不獨閭巷細民而多出於富人士大夫之家曾未

暮歲而東南之小錢盡矣錢輕故物重物重則貧下之
民愈困此盜賊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
改法此豈經久計哉伏乞睿聰詳酌速賜寢罷 夏四
月丁丑停免兩浙水災州郡夏稅 臣僚言知江寧府
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漳州陳次升知福州朱紱是四
人者皆元祐奸朋詆誣宗廟附會邪黨今任以牧守尚
典方面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繼述之意非所以明是
非示好惡也於是詔勣等各予祠 五月丁酉左正言

詹丕遠進對論當十錢帝曰當十竝行本以便民今反
為民害如此非卿有陳朕不知也便欲改作當三恐遠
方客人有積貨鉅萬以上者驟鑄之不無怨否丕遠曰
聖慮哀矜恥一夫不獲欲且改從當五亦可帝慨然曰
王安石佐神宗理財未嘗行當十在廷非乏者猶謂以
利不以義丕遠曰安石秉政多年尚不及茶鹽權取蔡
京引用匪人貽害無窮豈可比安石帝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事君以利只此可見也 丁未班紀元歷

劉易所造也

乙卯罷辟舉盡復元豐選法

臣僚上

言知鄂州張商英操術傾邪資性狂悖方元祐間附會
邪朋著為文頌詆及宗廟逮崇寧初交結中貴潛通貨
賂覬倖宰輔貪鄙無恥衆議不容朝廷灼見姦慝投置
閒散為商英者宜省愆悔過稍圖自新近以寬大之詔
假守方州輒因謝章復快私忿妄議時政言涉謗訕其
流及上恬不知非傳播四方有傷事體伏望嚴行降黜
以正國論詔商英提舉崇福宮 六月癸亥立諸路監

司互察法庇匿不舉者罪之仍令御史臺糾劾 改格
州為從州 甲子詔求隱逸之士令監司審覈保奏其
緣私者御史察之 丁卯詔輔臣條具東南守備策

壬申慮囚 乙亥詔官所鑄當十錢已令諸路以小鈔
換易其私錢若不立法使盡歸官必冒法私用陷民深
刑朕甚憫焉可令限一季內納官計銅價二分以小鈔
還之如或隱藏不換以私鑄法論 秋七月庚寅朔日
當食不虧 壬寅詔改明年元曰大觀 甲寅茅山道

士劉混康加號葆真觀妙沖和先生 九月乙卯手詔

置武士齋仍以所給解額取一分充貢無則貢文士

冬十月己卯升澶州為開德府 庚辰降德音於開德

府減罪囚一等徒以下釋之 十一月乙巳立武士貢

法從大司成薛昂等言也 辛亥併京畿提刑入轉運

司 癸丑臣僚上言伏覲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

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

不授差遣者特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

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
害紹述故略為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
赴部初無日限伏望特旨令到闕三日即投下文字朝
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直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
則異趣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
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躬自蹈之
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子弟今陛
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因為防限臣愚以謂宜於

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竝用不廢從之 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己未中書侍郎劉逵罷逵居政府凡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趙挺之慮有後患每建白第開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頗自以為功直行不顧京乃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之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

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
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悅居
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
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
覆盡廢紹述良法陵蔑同列啓用邪黨乃出知亳州

壬戌詔臣僚休日請對特御便殿 己巳詔監司按事
有懷姦挾情不盡實者流竄不叙 是歲廣西黎洞蠻
韋晏闖等內附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六

三十一

資治通鑑後編卷九十六